

稻草人

杂文随笔丛书

李建永/著

撒娇的流派

四川人民出版社

柏草人
文随笔丛书

撒娇的流派

李建永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六·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黄成军

封面设计：文小牛

“稻草人”杂文随笔丛书

撒娇的流派

李建永 著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编：610012

照排：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川电脑印务中心

印刷：绵竹教育印刷厂

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28) 6660527 6666009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8.5

字数：150千 印数：10001—20000

版次：1996年1月第1版 印次：1996年8月第2次

ISBN7-220-03136-X/I·456

定价：8.50元

序

雷 达

杂文与随笔的兴盛，是近年来文坛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有人为了替它找根据，就说18世纪是诗歌的世纪，19世纪是小说的世纪，20世纪是散文的世纪，言下之意，是这类文体自己要兴盛的，与其它无关。其实，这说法模糊而可疑。任何文体的兴衰，说到底，都不完全是它自己可以决定的，决定它变动的最深刻的根源，还在于社会生活的变动。杂文随笔是思想的花朵，它既需要对象化世界为它提供丰富的资源，又需要作者主体心灵的充分自由。这些年来，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一是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二是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三是因传统与现代化的激荡而引起的价值选择的多样。这样一种在剧变中日新月异的现实，必然要引起文学自身的深刻变化。当今多元并存的文学

格局，众多作者各执一端，各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文化眼光，便是这种变化的反映。最需要个性、自由、独特发现和犀利锋芒的杂文随笔，便也在这种精神气候中找到了发展自身的空间。看一看大量的报纸副刊，看一看形形色色的期刊，杂文和随笔扮演着多么显赫的角色啊。我们可能觉得还不多样，还不痛快，还不过瘾，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已经迎来了自己多年来罕见的初步繁荣。

一种文体的兴盛，必然有一支庞大的作者队伍在支撑。在杂文随笔界，我们的眼光最容易注意到的，是一批资深的杂文家和一些资深的诗人、作家、批评家、编辑家组成的老龄化的方阵，他们在近年来异常泼辣的姿态，其创造力的旺盛，胆识的过人，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不大注意的倒是，这支队伍正在扩大与增新，一批新秀在悄悄地生长着、发展着。我们切不可低估了他们的实力。有句老话说，只有年轻的文学家，没有年轻的史学家。我曾套用此语，认为只有年轻的诗人、小说家，没有年轻的杂文家。因为后者意味着渊博的学识和饱历沧桑，非仅有才气可以成之。现在看来，是我保守了。我在很多报刊上，已经看到了许多年轻的杂文随笔作者的面孔，他们不但知识渊博，眼光锐利，且笔墨也是那么老到，从他们身上，完全可以预见到杂文和随笔的远大前途。其实静心一想，鲁迅写《坟》的时候，不是也并不老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套《稻草人杂文随笔丛书》令人耳目一新，有一股勃勃朝气，有青春的血液的奔流，有切近的现实感和新锐的锋芒。它们的作者都比较年轻，都是创作界、编辑界既忙碌又勤奋的骨干人物，都有一种向上的不可遏制的势头。其中，李下和叶延滨要年纪稍大些。李下笔名瓜田，近年来在两个方向上作战，一是幽默语言的操作，已有专著问世，另一条路子是写杂感，杂文集《瓜田小品》大受欢迎，以逆向思维和每每把论敌逼到死角见长。叶延滨是著名诗人，近年转向杂文随笔的写作，成绩突出，每作多有新意，思路独特，善于出奇制胜。现在诗人改行写随笔的不少，不知其中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一是写诗与年龄有些关系，第二，是不是这务实的年代，用诗还不如用随笔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触呢，也许。

在更年轻的三位作者中，朱铁志是比较纯粹的杂文作者，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被报刊称为“青年杂文家”。他是北大哲学系出身，长于思辨，笔锋犀利，在南方周末等多家报刊做过主持人，近年来他的产量甚丰。赵光则不同，他主要以散文创作为主，由于他的气质敏感，个性浪漫，坦诚率直，又有种潜在的忧郁，更适合写散文或情感性强的随笔。我们会为他捕捉到的某些感觉叫绝，但又会同时发现思想深度上的不足。也许，要求赵光这样情感型的作者有多深的思想是不现实的，他的优势不在这里。还有一位李建永，

钟情并致力于杂文写作多年，已有杂文集《女人是水》行世，这里捧出的是他的新作。

我与这几位作者平时有些交往，也陆续拜读过他们的作品，我感到，无论他们的年龄还是他们的创作，都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力量。他们把自己的作品总名为“稻草人丛书”，那寓意是明白的，当我们想一想原野上的稻草人的形象，再看看他们的作品，定将忍不住会心一笑。

1995·12

前 言

——当个“稻草人”，不亦悦乎？

李 下

大丈夫志当存高远，正如古诗人所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怎么会有人兴致盎然地乐于当个“稻草人”呢？看官有所不知，在下只要向您罗列一番稻草人的优良品格和尴尬处境，您便可把握吾等的苦心，进而看出这志向其实并不太小。

稻草人是可敬的——风里雨里，坚守岗位；

稻草人是可爱的——破衣破帽，不谈酬劳；

稻草人是可怜的——一年到头，吓不跑几只鸟雀；

稻草人是可笑的——它常常成了狡猾、胆大的飞禽歇脚、排泄的好去处。

是谁最早注意到稻草人的独特形象，已无法查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叶圣陶先生在六七十年前发表的童话《稻

草人》。叶圣老在文中对稻草人的敬业精神是十分欣赏的：“稻草人非常尽责任。要是拿牛跟他比，牛比他懒怠多了，有时躺在地上，抬起头看天。要是拿狗跟他比，狗比他顽皮多了，有时到处乱跑，累得主人四处去找寻。他从来不嫌烦，像牛那样躺着看天；也从来不贪玩，像狗那样到处乱跑。他安安静静地看着田地，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赶走那些飞来的小雀，他们是来吃新结的稻穗的。他不吃饭，也不睡觉，就是坐下歇一歇也不肯，总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当然，叶圣老也没有忘记描写稻草人眼看着稻田里害虫肆虐，却有力使不上，只能干着急的苦恼。

喜爱稻草人形象的，还有已经做古的台湾作家三毛。她的一个集子，就以“稻草人手记”名之。在那书的序言里，她只字不提自己的作品，创作的甘苦，谈的全是稻草人。她笔下的稻草人，就更是狼狈了。麻雀成群地飞来，毫不害怕地停在稻草人的身上，还吱吱喳喳地嘲笑着他：“这个傻瓜，还以为它真能守麦田呢？它不过是个不会动的草人罢了！”

本丛书五位作者为什么以稻草人自况呢？这里多少体现了点杂文家的自知之明。在如今的文坛上，杂文是稻草人，杂文家是稻草人。农民是需要也喜欢稻草人的，稻草人毕竟多少有点用处，这就是他存在的理由。他高度自觉地坚守岗位，从不偷懒，这执着中透着一种悲壮。从另一方面说，稻草人的作用也委实有限。对诸多肆无忌惮的猛兽诡鸟的胡作非

为，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只剩下干生气的份儿。其实，对此也不必觉得过于失落。社会的改造，人的完善，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谁也别想包打天下，谁也别指望总是立竿见影。潜移默化，就已经不错了。积以时日，效果自现。红头文件够权威了吧？他也可能千方百计顶着不办的，何况你那“报屁股”上的“豆腐块儿”呢？

在下以为，杂文还是有用的，各种报刊都需要，各界读者都爱读，这就是明证。前几年，年节之际，鞭炮污染甚烈，群众大有意见，杂文家们在报刊上着实抨击了一阵。其战果便是感动了公仆，许多城市陆续作出了禁放鞭炮的决定。北京前些时候狗患成灾，怨声弥漫于大小报刊，有关部门终于作出了限养的规定。能说杂文家们的鼓噪就半点作用也没发挥么？当然，社会的缺陷，人性的弱点，批评起来，见效就不可能这么快了。能营造一个邪不压正的生态环境，已属功德无量。

这几年，杂文随笔类的丛书，出了不少。但翻来覆去，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们的作品居多。余下的，便是中青年小说家在两部小说之间休闲时“友情出演”的随笔，最后才是杂坛上不倦写作的几员令人钦敬的老将的新作。新人新作的结集出版，何其难也！眼下杂文的创作，报刊上的热闹与繁荣，同书籍出版上的萧条和冷落，适成强烈对照。诚然，杂文质量的高下，差异很大，精品总是少数，而平平之作常常充斥着视野。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出版社对名家的杂文的出版趋

之若鹜，不怕重复；而对中青年杂文家的作品，则过于冷淡，对他们缺乏扶植的热情，更没想过出这书也可能“名利双收”了。在这种情况下，四川人民出版社果决地推出五位中青年杂文作家的著作，其气魄和胆识，足以令人赞佩！此举对这些杂文家的成长无疑是极关键的鼓励，对广大中青年杂文作者也将产生良好的影响。在此，我们不能不对四川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愿我们的货色没有辜负出版社的厚望，也没有令掏钱买书的朋友后悔。

1995年11月26日夜于北京，沙滩，幽斋

目 录

第一辑 嫁作商人妇

“稻草人”一束·····	(3)
寓男女于饮食·····	(7)
嫁作商人妇·····	(9)
陆虞侯与豹子头·····	(15)
“男子有才便缺德?” ·····	(21)
如此文章“甲”天下·····	(26)
早晨从中午开始·····	(29)
一“名”揍人乎·····	(32)
以凡人的名义·····	(35)
可悲的祥林嫂·····	(38)
官样文章·····	(41)

打倒“土皇帝”	(43)
农民咋啦	(46)
女人的一半是男人	(50)
男长舌与女牛皮	(53)
赵七爷的长衫	(57)
读《原毁》感言	(61)
你的大脑是“容器”吗	(63)

第二辑 “爱”你没商量

撒娇的流派	(67)
打倒聂卫平	(70)
李白之死因新论	(73)
鼠猫晤谈记	(79)
谁管女人	(83)
位置·距离·角度	(88)
一把剪刀，一瓶浆糊	(91)
领导应是文章手	(94)
多情的“帽子”	(97)
一“名”惊人乎	(100)
戏说“赵高师从公孙龙”	(103)
假如俺是名人	(106)
“爱”你没商量	(109)

挠了谁的头·····	(112)
------------	-------

第三辑 情调关系

库室纪事·····	(117)
一种鸟·····	(120)
驴二题·····	(122)
车上车下·····	(125)
从猪头肉、围棋扯到天堂·····	(127)
毙虱谈·····	(129)
男人三题·····	(132)
情调关系·····	(135)
骚赋（并跋）·····	(138)
“起居斋”漫话·····	(140)
苦瓜一束·····	(143)
看悠悠云霞·····	(146)
四只白龟·····	(149)
多重身份·····	(154)
女人是水·····	(156)
《女人是水》自序·····	(159)
《废都》谈零·····	(164)
花 絮·····	(168)
过·····	(171)

“憨先生”言行录·····	(174)
东拉西扯·····	(179)
无法交流·····	(184)
自己的文章·····	(185)
感冒·····	(187)
温馨的文字·····	(189)

第四辑 全家福

平凡的父亲·····	(195)
圣经·····	(199)
女儿的名字·····	(204)
李二我先生·····	(207)
亲密无间·····	(210)
全家福·····	(214)

第五辑 文章是一种缘

气是文章主·····	(221)
拳打卧牛之地·····	(224)
杂文的“兴观群怨”·····	(227)
附：更为纳闷儿·····	(230)
“情绪钟”·····	(233)
杂文必也正名乎·····	(237)

文章是一种缘·····	(241)
杂文不灭论·····	(244)
叙述的节制·····	(247)
想得多与写得少·····	(249)
何以“文章憎命达”·····	(253)
后记·····	(256)

第一辑

嫁作商人妇